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吴省蘭

謄録監生臣謝蓮鍔

欽定禮記義疏卷十九

王制第五之五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食音嗣

正義鄭氏康成曰兼用之備陰陽也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孔疏郊特牲文陽用春夏陰用秋冬　孔氏頴達曰此論虞夏殷周養老不同之事有虞氏以燕禮者

盧氏云燕禮脱屨升堂崔氏云殽烝於俎行一獻之禮坐而飲酒以至於醉有虞氏帝道弘大故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者崔氏云饗則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依尊卑為獻取數畢而已夏貴禮敬故以饗禮殷人以食禮者崔氏云不飲酒享大牢以禮食之殷人質素故以食禮皇氏云饗有四種一是諸侯来朝天子饗之則周禮大行人職云上公之禮饗禮九獻其牲則體薦體薦則房烝左傳云饗有體薦二是王

親戚及諸侯之臣来聘王饗之禮亦有飯食及酒其酌數亦當依命數其牲則折俎亦曰殽烝左傳云饗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饗卿當宴定王饗士會而用折俎知王親戚及饗朝廷之臣亦當然也三是戎狄之使来王饗之其禮則委饗也王不親饗但以牲全體委與之是也若夷狄君来則當與中國子男同故小行人職掌小賔小客所陳牲牢當不異也四時饗宿衛及耆老孤子則以醉為度故酒正云凡饗食庶

子饗耆老孫子皆供其酒無酌數鄭云要以醉為度食禮者有飯有殽雖設酒而不飲其禮以飯為主故曰食也其禮亦有二一是禮食大行人云諸公三食之禮有九舉及公食大夫禮之屬是也二是燕食謂臣下自與賓客旦夕共食案鄭注曲禮酒漿處右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是也燕禮者凡正饗食在廟燕則在寢燕以示慈惠故也燕禮則折俎有酒而無飯其牲用狗燕安也其禮最輕升堂行一獻禮

畢而脫屨升堂坐飲以至醉也燕禮亦有二種一是
燕同姓二是燕異姓故鄭箋湛露詩云夜飲之禮同
姓則成之庶姓讓則止此燕饗食致仕之老則當用
正饗正食正燕之禮以其有賢德不可以褻禮待之
饗死事之老不必有德又是老人不宜久立當用折
俎之饗燕食之食異姓之燕禮也凡飲養陽氣凡食
養陰氣者飲是清虛陽氣之象食是形質陰體之義
皇氏云春夏雖以飲為主亦有食先行饗次燕次食

秋冬以食為主亦有饗先行食次燕次饗一日之中三事行畢義或然也　輔氏廣曰脩者周人總三代之禮而兼取其善者以為一王之禮也

存疑孔氏穎達曰周人脩而兼用之者謂周人春夏用虞氏燕禮夏后氏饗禮秋冬用殷人食禮周極文故兼用之也　皇氏侃曰人君養老有四種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孫為國難而死王養死者祖父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戸校年養庶人之老　熊氏

安生曰天子視學之年養老一歲有七謂四時皆養老四也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通前為六又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老總為七也國語云王公立飫則有房烝其所云飫即謂饗也立而成禮亦有飯食故舂人云凡饗食共其食米鄭云饗有食米則饗禮兼燕與食也案饗禮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肉乾人饑而不敢食安得兼燕食二禮舂人所云米亦共之歸於其館耳

辨正陳氏祥道曰天子之於老也其所養者三國老庶老死政者之老也歲養之亦三仲春季春仲秋也周禮羅氏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在仲春月令養衰老授几杖在仲秋文王世子云大合樂必遂養老鄭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此養於仲春仲秋者也月令季春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親往視之大合樂亦必養老此又養於季春者也若夫簡不帥教出征受成以

訊馘告凡天子入學莫不養老又不在歳養之數也
又有死政者之老焉故羅氏獻鳩以養之者國老也
司徒以保息養之者庶老也司門以其財養之者死
政者之老也若夫外饔酒正槀人所謂耆老者總三
者而言之也先王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則三老五更
乃羣老之尤者而致仕之老固在其間皇氏離而三
之誤矣月令無冬夏養老之文周禮禮記特言春養
秋食而已熊氏謂養老歳有七亦誤矣

案周人脩而兼用之孔疏謂春夏用虞燕禮夏饗禮秋冬用殷食禮拘於飲養陽食養陰之説恐未然也皇侃云先行饗次燕次食一日中行三事析理獨勝葢養既致其敬又欲其安且樂故始則饗而敬之繼乃燕而安之食之而使有醉飽之樂至云春夏以飲為主秋冬以食為主則猶膠於所見耳竊疑養老之燕饗食當與疏所引天子享諸侯来朝来聘及諸公三食燕同異姓之禮有不同特用其名云然否則方

養老時執醬而跪袒而割牲他燕饗有其儀乎凡肅賔客祀鬼神曰享於老致敬如賔與神故亦名其禮曰饗居處安之為燕養老時不欲煩其拜跪之節以逸其肢體故亦名其禮曰燕飲食以養其厭飫故亦名其禮曰食陳氏謂簡不帥教出征受成凡天子入學莫不養老初無明文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

正義鄭氏康成曰天子諸侯養老同也國國中小學在王宫之左學大學也在郊小學在國中大學在郊此殷制明矣命謂君不親饗食必以其禮致之　孔氏穎達曰五十始衰故養於鄉學六十漸衰養禮彌厚故養之於小學七十大衰養禮轉重故養於大學至於八十年轉衰弱不堪来學受養君以饗食之禮使人就家致之其受君命之時理須再拜不堪為勞一坐於地而首再至於地也瞽人無目恐其傾倒拜

君命亦當如此　陳氏祥道曰年彌高者養彌厚養彌厚者禮彌敬故五十養於鄉而不從力政六十養於國而不與服戎七十養於學則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　方氏慤曰養於鄉者特尊於一鄉養於國者則尊於一國猶不離於臣道養於學者則有師道焉以其年彌高而德彌劭也　陸氏佃曰六十者坐五十者立養於鄉之謂也春養孤子秋養耆老六十養於國之謂也　劉氏彝曰養於鄉者鄉

飲酒之禮五十始與於養也六十養於國者有命賙餼老者則及之矣養於學則君就行焉

存疑孔氏頴達曰此言子孫為國死難而王者養其父祖盧王等以養於鄉者不從力政養於國者不與服戎皆庶人之老非鄭義

案本文及鄭注皆無死事之老之文恐孔說未確也

又陳氏以年言方氏以德言則其義可通葢庶老之養於鄉者未必盡有德若國老之養於學則必齒德

俱尊矣有由鄉遞升者有終養於鄉者有不必自鄉升者要視其德何如耳

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粻涉良反離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粻糧也貳副也遊謂出入上觀

孔氏穎達曰自此以下雜記卿大夫士及庶人年老節制在家自養之法隨年為品也五十始衰糧宜自異不可與少壯者同六十轉老故恒宿肉在帳下不

使求而不得也膳善食也七十恒令善食有儲副不使有闕也八十常使有珍竒美食九十飲食無時或急求須得故不離於寢羙善之膳水漿之飲從於所遊之處可也　方氏慤曰粻則地産以養其陰肉則天産以養其陽膳用六牲而已珍用八物則為貴有膳則肉可知有肉則粻可知異者不必宿宿者不必貳貳者不必常言之輕重其禮之隆殺也由八十而下飲食或庋於閣而已於寢則亦離焉膳飲止於所

居而已於遊固不從焉故必九十然後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也

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紟衾冒死而后制絞音文紟其鴆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絞紟衾冒一日二日而可為者孔疏

檀弓文　孔氏穎達曰年既衰老預為送終之具歲制謂棺也不易可成故歲制然此大夫以下耳人君即位而為椑不待六十也其槨則死後為之以其莫尚

䝉故檀弓云旬而布材是也時制謂一時可辦衣物難得者是年轉老所須辦轉切也月制謂一月可辦衣物易得者九十棺衣皆畢但日日脩理之為近於終故也絞紟衾冒四物易成故生不逆為須亡乃制也

存疑陸氏佃曰九十日脩不保月也八十月制不保時也七十時制不保歲也

辨正朱子曰歲制者歲以展而脩之下時月日放此

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

正義方氏慤曰五十始衰宜有以扶其衰九十雖得人不煖則衰之極養之宜無不至也

通論周氏諝曰孟子言五十可衣帛七十可食肉與此不同者王制主言血氣而養血氣者以食為先以衣為次故也

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

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聲去從

正義鄭氏康成曰就其室以珍從尊養之也　陳氏

祥道曰大夫七十而後賜之杖此五十而杖者蓋杖

於家邦鄉國者不必待賜杖於朝則非賜不可也

通論方氏慤曰前言巡守之禮曰問百年者就見之

而此言九十者何也彼之所言則一國之老又不必

有爵者故其禮爲殺此之所言則天下之老惟有爵

者而已故其禮爲備而又以珍從也祭義又言八十

君問則就之者彼言異禮此言常禮也

衆伏生大傳以此為文王之政子春述樂正子語告

齊宣王未致仕而優之遞隆如此

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夫士之老者揖君則退朱子曰揖君當作君揖故不俟朝月告存每月致膳也秩常也有常膳

孔氏穎達曰此謂大夫士老年而聽致仕者則七

十杖於國朝君之時入門至朝位君出揖之即退不

待朝事畢也若不聽致仕則祭義云七十杖於國八十不俟朝告謂問也八十者君每月使人致膳告問存否九十極老君則日使人以常膳致之故云日有秩 陸氏佃曰告存告而後存之即日有秩不必告也 胡氏銓曰九十君日使人膳則八十月告存之時亦膳矣 方氏慤曰日有秩日有常賜也若酒正之秩膳是矣

案此既致仕而優之遞隆又如此

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賔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與音預齊音齋

正義鄭氏康成曰五十力稍衰也力政城道之役也與及也八十不齊則不祭也子代之祭是謂宗子不孫孔疏父是宗子年已八十子則代之是有父之宗子也若父不為宗子則不主祭祀無祭可代也無父猶孫有父不孫故云宗子不孫

孔氏穎達曰上文歲制及杖於家之屬兼含大夫士及庶人之老此惟據庶人之事其大夫士六十未致仕若為軍將當與服戎故知此

據庶人也服戎謂從軍為士卒案易孟氏韓詩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古周禮說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許慎云漢承百王而制二十三而役五十六而免六十五已老而周復征之非用民意鄭駁之云周禮皆征之者使為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衛耳胥徒事暇坐息之閒多如鄭此說力政田役為重故云五十免之故此五十不從力政祭義五十不為甸徒是也戎

事差輕六十不與服戎及孟氏說六十還兵是也胥徒又輕故野外六十五猶征之若四郊之內以其多役故二十受役六十乃免若於野則力役又少故十五征之六十五乃免若兵革之事則三十受之如孟氏韓氏說是也　方氏慤曰力政則事之常者故五十已不從矣服戎則事之變者故六十然後不與焉七十不與賔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不及者葢事生之與事死事人之與事神不能無輕重之别故也從

謂行其事焉與則預之而已及則旁有所加之謂以其衰老已甚非特不能從與於事也而事固不當及於我矣　馬氏晞孟曰力政服戎此免於公者也賔客齊喪此免於私者也盖代之以子孫矣

粢八十已傳祭有子主之故齊弗及力不勝哀故喪弗及然亦指旁期以下若正期則猶及之老愈甚而事愈寡如此

通論季氏本曰老者之役止於五十其曰六十不與

服戎謂不得已之兵變非謂軍旅亦至六十而始免也祭義王制二條可正鄉大夫六十六十五皆征之失許慎謂五經說皆不同無明文可據夫祭義王制之言五十即文王所謂老者非可據之明文乎

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麻為喪

正義鄭氏康成曰爵謂賢者命為大夫不親學不能備弟子禮致政還其君事也

存疑孔氏穎達曰凡常之人有賢德故五十始為大

夫若其有德不必五十故喪服小功章云大夫為昆弟之長殤是幼為大夫為兄之長殤

案五十而爵示人不當躁於進七十致仕示人不當戀寵榮六十不親學示人至此學已晚也惟衰麻為喪恐毁或至滅性也五十而爵即內則五十命為大夫始錫命也其未命皆士試大夫也既試大夫則皆用大夫之禮喪服篇所云是通禮也孔謂此殷法殷士無爵恐大拘惟衰麻為喪所謂飲酒食肉處於內

也然亦通制耳若仁人孝子豈無所以自盡哉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

正義鄭氏康成曰皆學名也異者四代相變耳或上西或上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

亦大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膠之言糾也庠之言養也周之小學為有虞之庠制是以名庠云其立鄉學亦如之膠或作絿　孔氏頴達曰此明養致仕之老及庶人之老給賜之事養老必在學者以學為教孝弟之處故於中養老熊氏云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皇氏云庶老兼庶人在官者其致仕之老大夫以上養從國老之法士養從庶老之法故外饔

云邦饗耆老掌其割亨虞殷尚質貴取物成故大學在西小學在東夏周貴文取積漸長養故大學在東小學在西庠則後有室前有堂若夏后氏之序及周之學所在序者皆與庠制同其州黨之序則歇前而已序則豫也故鄉射云豫則鉤楹内堂則由楹外彼鄭注豫讀如成周宣榭火之榭是也　周氏諝曰上庠下庠以尊卑言之東序西序以方言之右學左學以位言之虞與殷尚右貴有為也夏與周尚左貴陽

位也國老庶老皆養之者恩也國老必於大學庶老必於小學者義也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與此異者葢以教則皆得謂之校以射皆得謂之序以養士皆得謂之庠以糾不帥者皆得謂之膠孟子之言特應時改造之名耳　陳氏澔曰養老必於學以其為講明孝弟禮義之所也

案鄭謂四代皆大小二學為國學其立鄉學亦如虞庠為三孔云周天子立虞夏殷周四代之學諸侯止

立時王一代之學賜則得立東序大功德如魯則得立三代之學陳氏謂記言天子設四學蓋周制周之辟雍即成均又謂之序又謂之庠東膠即東序瞽宗即右學成均居中其左東序其右瞽宗此皆大學並建一丘之上虞庠在國之西郊是為小學則周大學有三小學止一也陸氏謂東膠虞庠郊學也諸侯謂膠為校左傳鄭人遊於鄉校校雖在鄉距國不遠又謂周置師保之官居虎門側正當王宮南之左此是

小學又謂此二庠二序二學東膠虞庠皆小學先儒分養國老者為大學養庶老者為小學非也其大學在郊非此東膠虞庠是周小學有三其大學在郊者別一也項氏謂周於近郊並建四學虞庠在北夏序在東商校在西當代之學居中南面三學環之言其地曰郊言其象曰辟雍是四學總一地今考易大初篇云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莫入西學夜入北學是虞夏殷亦未必止二學且此四學天子入之則必

國學而非小學且一日周之則其地必相近而不在郊大戴禮記有五學賈誼所述古禮亦同是此東西南北四學中有大學為五也皆總而論之大學小學以年分鄉學國學以地分鄉學中有小大國學中亦有小大而天子大學之在西郊者猶鄉學非大學而先儒每求小學於此是以誤也蓋以年論則八歲所入者名小學天子小學在王宮之東天子之子入焉所謂虎門側者即此諸侯小學在公宮南之左諸侯

之子入焉不於正東避天子也大夫士庶之子各在其家之塾或天子諸侯擇其公卿大夫適士之子之儁者與世子居遊亦入故周禮師氏曰凡國貴遊之子弟學焉是天子諸侯之小學一有常所而卿大夫士庶之子其小學無數亦無定所也若謂天子諸侯之子八歲即入四郊之小學（鄭謂虞下庠夏西序殷左學周虞庠在西郊為小學）則太遠而不情若謂卿大夫士庶之子同入此宮左之小學亦太雜而不倫矣及其十有五年則所

入者皆謂之大學而其地迴殊五百家為黨黨有庠
士庶之入大學者在此二千五百家為州州有序卿
大夫之子及庶人之子由庠升者入焉孟子所謂夏
曰校殷曰序周曰庠者指此皆鄉學也自鄉而升乃
入國學亦謂之校諸侯之國學在郊諸侯之子卿大
夫元士之適子及自鄉而升士庶之子皆入焉諸侯
歲貢士於天子亦取諸此故曰諸侯之大學在郊將
出而效之天子也天子之制則黨庠州序鄙庠遂序

以下大約與侯國同而諸侯之郊學則視其國之大小或一或二或三天子之郊學則必四或曰虞夏殷郊學皆一周兼四代則四焉東之前曰東膠周學也謂之南學養致仕之老於此東之後曰東序以法夏亦曰東學養老更於此西之後曰瞽宗以法殷亦曰右學謂之北學養死事之老於此蓋教士之法至周而詳六鄉六遂之所升既衆而諸侯亦歲貢士於天子非四學不足以容故各就其方居之所謂天子之

小學在郊將收天下之人材入而用之也大司徒掌其教教成乃升之大學董子言五帝大學曰成均賈誼言三王大學曰辟雍陳氏言明之以法和之以道曰辟雍成其所虧均其過不及曰成均大樂正掌其教天子之元子衆子內諸侯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則不必由郊學升而即入於此或天子年尚少如太甲成王亦學於此常居東膠則三公三孤涖之不專受教於樂正矣而此成均亦備五學之制蔡氏邕謂

辟雍明堂異名同實則大體如明堂而鄭氏於考工亦言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明同制也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冔火羽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皇冕屬也畫羽飾焉孔疏周禮皇邸皇舞皇鳳皇也鳳羽五采故畫凡冕屬皆玄上纁下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群臣燕之服孔疏以夏燕衣養老周人燕用玄衣知之有虞氏質深衣

而已孔疏虞質深衣用白布其冠未聞皇氏云皇冠崔氏謂與夏周同案郊特牲云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則虞或白布冠也夏而改之尚黑而黑衣裳殷尚白而縞衣裳孔疏縞白色生絹亦名為素周則兼用之玄衣素裳孔疏經云玄衣若衣裳俱玄則與夏不異據儀禮朝服緇布衣素裳故知也其冠則牟追章甫委貌也孔疏儀禮朝服玄冠即委貌知殷朝服著章甫夏朝服著牟追也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為朝服孔疏以燕禮諸侯燕臣用朝服知天子同也燕禮曰燕朝服服是服也孔疏言燕時服是玄衣素裳之服王者之後亦以燕服為之季康子朝服以縞僭宋禮也孔疏康子事見玉藻若當時朝服無以縞

者康子不應服之明是宋所著　案此恐未確　天子皮弁以日視朝也孔疏證天子與諸侯朝服之别詩頍弁注云禮天子諸侯朝服以燕天子朝服以皮弁服以皮弁服燕不用玄衣者詩所謂燕同姓諸公及異姓甥舅等故用皮弁尚質故也若燕燕其諸侯則用玄衣明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服則玄冕素裳也　馬氏睎孟曰先言祭者蓋祭所以追養繼孝而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故以祭為先在祭祀不言衣言冠則知其有衣在養老不言冠言衣則知其有冠

存疑陸氏佃曰燕衣燕居之衣玄端是也據卒食玄

端以居縞衣朝衣也據朝服之以縞自季康子始也玄衣冕也據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冕而總干養老夏后氏衣以燕服殷人以朝服周人以祭服後王彌文也言燕則知有所謂朝言玄則知有所謂素言縞則知有所謂麻深衣亦燕服其服之早者也記曰朝玄端夕深衣　陳氏澔曰夏玄冠緇帶素韠白舄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

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從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從家期不從政政同征

正義鄭氏康成曰已而引户校年當行復除也老人衆多非賢者不可皆養廢廢於人事自從也　孔氏穎達曰案旅師云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鄭注引此文以證之是據民之遷從也王肅庾氏謂從大夫家出仕諸侯從諸侯退仕大夫非鄭意也　方氏慤曰人莫衰於老莫苦於疾莫憂於喪莫勞於從故

王政恤之　周氏諝曰一子一人不從政則老者癈疾者有所養喪不從政則生者得以盡其哀將徙不從政所以寛之始來不從政所以安之也

通論陳氏祥道曰凡言養老必兼虞氏此特言三王引年者遠則論略近則論詳故也特言引年養老以年為主故也病者老者在所養喪者在所恤徙者在所寛此所以或復其家或復其子或復其身也周官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有曰養老有曰寛疾以至

小司徒鄉大夫遂人皆辨其老者廢疾者旅師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然則辨其老者廢疾者蓋亦特復其身而已新甿之無征役蓋亦不過期而已制之以義綏之以仁也

存異孔氏頴達曰自諸侯来徙家謂諸侯之民来徙大夫之邑大夫役多地狹欲令人貪之故期不從政

案引者引伸之義謂由國之養而推之也雖庶民中無德之老亦必復其子復其家使之得所養焉廢疾

以下因言養老而類及之来徒家謂他國来徒而家於此盖從於諸侯自我國而往者具餱糧備械器其時猶少故止三月不從政若徒而来家於此則授之田里垣墉畝澮皆非素習故期不從政也若大夫之邑即諸侯之邑其民即諸侯之民役使無不均也大夫豈有私結其民之術哉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

者也皆有常餼少詩照反矜與鰥同古頑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餼廩也　孔氏頴達曰此論矜恤鰥寡孤獨之事案劉熙釋名云無妻曰鰥愁悒不能寐目恒鰥鰥然其字從魚魚目恒不閉無夫曰寡寡倮也倮然單獨也無父曰孤孤顧也顧望無所瞻見也無子曰獨獨鹿也鹿鹿無所依也　成氏伯璵曰四十無妻不為鰥三十無夫不為寡有室無父不為孤壯而無子不為獨先王制禮憂民之極則以老少

年齒為限也

瘖聾跛躃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瘖音音跛彼我反躃蹄亦反斷音段侏音朱食音嗣

正義鄭氏康成曰斷謂支節絶也侏儒短人也器能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矜恤疾民之事瘖謂口不能言聾謂耳不聞聲跛躃謂足不能行斷者謂肢節觧絶侏儒謂容貌短小此等既非老無告不可特與常餼然既有疾病又不可不養故各以器能供官役使

以廩餼食之晉語文公問八疾胥臣對曰戚施植鎛注云戚施是玉（注云使擊鍾）籧篨蒙璆注云璆是玉磬使擊之侏儒扶廬注云扶緣也廬戟柄也矇瞍循聲注云歌詠琴瑟聾聵司火注云使主然火其童昏嚚瘖僬僥官司所不材宜於裔土是各以器食之外傳不云跛躃此不云籧篨戚施文不具外傳瘖與僬僥置於掌土此瘖與侏儒以器食之者今古法異也　方氏慤曰先王之政使在下者無廢才而人人各得其養隨其大小長短而用之故謂之器耳

案百工執技利用官司之所材瘖聾侏儒則官司不材者何以並言之意葢謂瘖聾侏儒廢疾之人不能執百工之業無以自食王政之所矜故各就其所具之器而從之使得食淮南子云伊尹之興土功也脩脛者使跖钁強脊者使負土眇者使之準傴者使之塗即各以其器食之之意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班白者不提挈行如

字一音户删反幷必性反又作併挈苦結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道有三途遠别也於塗中而随行鴈行不相踰廣敬也幷分皆謂以與少者雜色曰班

孔氏穎達曰任謂有擔負者老少並輕則幷與少者擔之老少並重不可幷與少者則分為輕重重與少者輕與老者　陳氏祥道曰男女嫌於無别故男右女左車患於阽危故從中央　陸氏佃曰父之齒年長以倍是也兄之齒十年以長是也所謂五年以

長則肩隨之視此焉　方氏慤曰隨行從其後也鴈行差其次也朋友不相踰謂各以其齒而為先後之序也

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

正義鄭氏康成曰徒猶空也　陸氏佃曰無車而行為徒行無肉而食為徒食

案君子謂士以上方氏云大夫謂之君子以位稱之士謂之君子以德稱之

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正義鄭氏康成曰造為也　孔氏穎達曰皇氏云此謂有地大夫故祭器不假若無地大夫則當假之故禮運云大夫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謂無地大夫也　周氏諝曰祭器未成不造燕器者先神而後人也

通論陳氏祥道曰君子之行禮也無事則先諸神故田則先乾豆營宮室則先宗廟造器則先祭器有患

則先諸已故凶年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

祭事不縣

方一里者為田九百畝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為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為田九萬億畝億於力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一里方三百步億今十萬萬億今萬萬也 孔氏頴達曰此論開方之法總計天子畿外内諸侯之地論語注云步百為畝是長一百步闊

一步畝百為夫是一頃也長闊一百步夫三為屋是三頃也闊三百步長一百步屋三為井是九百畝也長闊一里一箇十里之方為田九萬畝十箇十里之方為田九十萬畝一百箇十里之方為田九百萬畝今云九十億畝是一億有十萬十億有百萬九十億為九百萬畝也　陳氏澔曰方千里則一百箇百里之方以億言之當云九千億畝以萬言之當云九萬萬畝經文誤也

存異皇氏侃曰億數不定或以十萬為億或以萬萬為億或以一萬萬為億此云萬億者祇是萬萬也六國時或將萬為億故云萬億　李氏曰此即注天子之田千里之文

案此以下皆申釋前文古經後有記皆如此李氏謂此漢儒注王制之文非也此一節由一里推之而總計一州田畝之數縱廣一里為田九百畝縱一里廣十里則九千畝縱十里廣十里則九萬畝縱十里廣

百里則九十萬畝縱百里廣百里則九百萬畝此大國之數縱百里廣千里則九千萬畝縱千里廣千里則九萬萬畝此一州之數朱子謂是漢儒硬做這算法是也若論其實田可井則井之不可井則截長補短有百畝之地即可授一夫有二十五畝之地即可授一餘夫此方田之法所以列為九數之首原不必盡其地而井之盡其井而方之也今之積步法即古之方田法東與西幷而折半南與北幷而折半則不

方者皆方矣若謂古之井無不方者則方田一數又安用哉

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遥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遥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遥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内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

正義鄭氏康成曰恒山至南河冀州域南河至江豫州域江至衡山荊州域東河至東海徐州域東河至西河亦冀州域西河至流沙雍州域方三千里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此九州之大計　皇氏侃曰千里而近者謂以千里言之其地稍近不滿千里千里而遥者謂以千里言之其地稍遠不啻千里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四海之內地遠近里數也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者以一州方千里九州方三千里三

三如九為方千里者有九一箇千里有九萬億畝九箇千里九九八十一故有八十一萬億畝但記文詳具於八十整數之下云萬億是八十箇萬億又云一萬億言是詳也以前文誤為萬億此則因前文之誤更以萬億言之　方氏慤曰經上重有萬億二字蓋衍文　李氏曰此經乃注九州千七百國之文也

應氏鏞曰海獨言東者東海在中國封疆之內而西南北則夷徼之外疆理有不及也南獨以江與衡山

為限百越猶未盡開也惟河獨舉東西南者河流
縈帶而周繞雖流沙分際亦與河接也當先王盛時
東西南北各有不盡蓋聽四夷居之故外薄四海弼
成五服至於五千里者此區域之大數而疆理之略
者也四海之内斷長補短方三千里者此民田之大
數而疆理之詳者也觀於曰内曰外二字而治之詳
略可見矣　陳氏澔曰方三千里當云八萬一千億
畒疏亦承誤釋之

案細究此經非計四方道里遠近葢作王制者因九服五服之法欲割九州之境規方處中以為都畿也古者天子邦畿千里而實不止一州故自恒山至南河則割冀州之南以為王都之北境自南河至於江則割豫州以為南境東河至於東海則割徐州之西以為東境而兖在其中其不言西境者漢都長安雖仍豫州域而已帶雍州故不須割規方處中而王畿之規模大定則計其里數恒山至南河南河至江南

境皆千里東河至西河東境亦千里自兾豫徐東南北合而規之則王畿之内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矣而其外則為遠服故皆千里而遥要亦槩言之或不至千里或過千里不必拘於必千里也如孔疏所云則四海之内斷長補短何至三千里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便是九千里孟子固言之矣下是規定王畿而因計畿内之地應得田多少之數作王制者有意復井田封建故此經及前後文於分田制禄建國詳言

之

通論葉氏時曰古言九州者三禹貢之兾兖青徐揚荆豫梁雍夏制也爾雅之兾幽營兖徐揚荆豫雍商制也職方之揚荆豫青兖雍幽兾幷周制也商有幽營而無禹貢之青梁周有幽幷而無禹貢之徐梁此三代九州之不同也爾雅何以知其為商制以郭璞詁云也賈氏乃謂之夏制葢以詩譜所謂梁雍荆豫徐揚之民被文王之化文王當商之末有雍梁之名

爾雅無梁州則不可為商制然爾雅有九州之名無九州之界而禹貢職方之界有相侵者冀州視禹貢為小以分冀而為幽幷如舜時制是一分而為三也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又曰大野既豬會職方青州之川淮泗兖州之澤大野是以徐而入青兖可知禹貢曰華陽黑水惟梁州又曰厥貢璆鐵銀鏤砮磬會職方豫州之山華雍州之利玉石是以梁而入於雍豫可知職方既以青兖而包徐故青州多入禹貢

之豫兖州多入禹貢之青禹貢豫州曰被孟豬而職方青州曰其澤望諸豈非青之入豫乎禹貢青州曰鹽絺海物而職方兖州曰其利蒲魚豈非兖之入青乎職方既分冀而為幽并故幽州多入禹貢之青徐冀州多入禹貢之雍其山醫無閭醫無閭在遼東漢光武以遼東屬青州後又屬幽州茲非幽之入青乎職方曰幽州其澤貕養其浸菑時貕養在長廣菑在萊蕪地理志以長廣屬徐州琅琊有萊山茲非幽之

入徐乎職方曰冀州其澤楊紆爾雅謂秦有楊紆李淳風以為在扶風兹非冀之入雍乎大抵周以禹之一冀州分而為三以禹之八州合而為六杜氏與二鄭不本此説不改職方之字則改職方之意後鄭以潁宜屬豫溠宜屬荆不知幽青雍梁兖豫尚多侵入况荆豫相距之州乎改其意而釋者此也先鄭以青之包徐也謂雍之弦當為汧蒲當為浦直謂雍有汧水曾不謂吴山在汧而有弦蒲之藪杜氏以荆之湛

當為淮後鄭以究之盧維為雷雍直以湛與盧維無所經見曾不謂地名變易不一不可一一知也改其字而釋者此也至如山鎮藪澤又有可得而辨者九州山鎮分言之則曰四鎮五嶽總言之皆曰山鎮揚之會稽青之沂山幽之醫無閭冀之霍山故為四鎮矣而五嶽在虞夏商周與漢世皆有不同舜典南嶽孔安國以為衡山職方曰山鎮曰衡山是衡為南嶽明矣而漢武帝以衡山遼遠又移其神於霍山此漢

嶽與虞周不同也王制南北以山為至東西以水為至故五嶽言其二舜典言四方廵守所至之地故五嶽言其四嵩高太室即禹貢之外方初無嶽名職方山鎮有岱有華有衡不言嵩高而有嶽山盖周都在五嶽之外故以雍之吳山為嶽山比周嶽之與虞夏商不同也故曰山鎮之有可辨者此也九州藪澤在職方為九在爾雅為十盖職方以州言爾雅以國言也爾雅吳越有具區即揚楚有雲夢即荊鄭有圃田

即豫宋有孟豬即青魯有大野即兗秦有楊紆即冀燕有昭餘祁即并此藪澤之名同也獨晉之大陸齊之海隅周之焦穫爾雅與職方不同然爾雅之徐即職方之幽以其幽之澤藪貕養而貕養在徐也爾雅之燕為職方之并以其并之昭餘祁而燕為幽州也爾雅之周為職方之雍爾雅之秦亦為職方之雍職方既以弦蒲為雍所以不受焦穫爾雅之晉為職方之冀職方既以冀之界入於秦以楊紆為冀所以不

受大陸此藪澤之名異也故曰澤藪之可辨者此也

案此由一州推之而總計九州田畝之數其分言遠近以見前所謂九州皆方千里特舉其概非果截然正方而建國之數田畝之數特例推之而非果皆如一也明乎此則固不以文害辭矣

方百里者為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宫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一大國為率其餘所以授民也

山足曰麓

槩古之建國有多山林者有多川澤者亦有平原廣野無大山川者上既以開方法計疆域之數此又舉一大國以約計其田畝之實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可知其實未必皆三分去一也

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正義鄭氏康成曰周尺之數未詳聞也案禮制周猶以十寸為尺盖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為八八六十四寸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

陳氏祥道曰投壺記曰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公羊傳曰膚寸而合鄭氏曰鋪四指扶一指案寸何休曰側手為膚案指為寸扶即膚耳然則尺寸之度取諸身也漢律歷志一黍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

尺然則尺寸之廣又取諸物也先王制法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指尺之與黍尺一也黍有巨細故尺有長短先儒以黍之巨者積而為寸則與指膚不合於是有指黍二尺之辨謂圭璧之屬用指尺冠冕彝尊之屬用黍尺豈其然乎周禮典瑞璧羨以起度考工記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璧徑九寸羨而長之從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則周之法十寸八寸皆為尺也考工記於桒言十有二寸於鎮圭言尺有二寸此

十寸尺之證也說文曰咫八寸周尺也王制曰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六尺四寸為步六尺四寸乃八尺耳 蔡氏元定曰以十寸之尺起度則十尺為丈十丈為引八寸之尺起度則八尺為尋倍尋為常

棨此經諸儒因不明周尺之義遂至紛說徒作算愽士竊意所謂周尺非指周代之尺而言周盡也凡尺之用盡於十至十則為丈而非尺矣此言古今丈田之不同丈田於一丈之中盡十尺之數而去其二尺

而以八尺為步古之步田則然故曰古者以八尺為步今於一丈之中盡十尺之數而去其三尺六寸而以六尺四寸為步故曰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細究之義自灼然不然何不曰周以八尺為步而曰古者以周尺乎惟古今尺步實不同故明著其文曰八尺曰六尺四寸故知此周尺之周斷不指周代而言今則指漢時然六尺為步彭季山謂是古法不知實自秦始司馬法所稱且置勿論商君在穰苴之先故

知自鞅始孜商君治秦步過六尺者有罰步過六尺正謂步畝之數蓋鞅因古八尺為步則畝寛今去二尺以六尺為步則田必有餘積其有餘則田數增多而賦税加益此下令墾草時阡陌經界并盡變古人者也惟田數增多故古者百畝得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兩古者則指周時且兼夏商而言耳又案天地之數生於一成於十律度量衡本天地自然之數故十寸為尺一定而不可易者蔡邕獨斷云夏

以十三月為正十寸為尺律中太蔟商以十二月為正九寸為尺律中大吕周以十一月為正八寸為尺律中黄鍾後人據此遂以周尺果八寸此恐不然古人用尺無不以十寸為定者説苑云度量權衡以粟生一粟為一分十分為寸積十為尺漢志云度者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黄鍾之長以黍度之一黍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此其明證故自黄帝至三代漢唐無不以十寸為

一尺虞書同律度量衡正恐其於十寸之正或有長短之不齊故必同之武王滅紂即謹權量猶之舜同律度何得言禹尺十寸而殷周遞減其數豈理也哉又攷周時尺與漢晉時尺短長正同汲冢得古周時玉律即玉尺也荀勗揆校比今尺長四分半後始平掘地又得古銅尺亦然則知周不以八寸為尺明矣又案如邕言周以十二月為正律中黄鍾則黄鍾九數周且當依九數以九寸為尺何取於八益知其不

足信

存疑孔氏穎達曰古者八寸為尺今以周尺八尺為步則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則一步有五十二寸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十二寸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二畝七十一步有餘又今步每剩古步十二寸則古之百里當今百二十三里一百一十五步二十寸與經不相應

辨正陳氏澔曰疏義所筭亦誤當云古者八寸為尺

以周尺八尺為步則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則一步有五尺一寸二分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尺二寸八分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一寸六分十分寸之四

存異季氏本曰六尺為步古法也自后稷教民稼穡以来即有一畝三畎畎皆廣尺深尺之説則六尺之為步不始於周矣半步曰武因二武而度其長曰步此本人身自然之度不知王制何緣更起古步八尺

之說至以六尺四寸為步則當省尺之四尺八寸耳步狹田增不合人身步武之數此必阡陌既開之後欲文富國者之言注疏雖正其誤亦未究六尺為步之古法也

案此申前制農田百畝之意明古今授田有異數無異實也由周而言古則古謂商由周而言今則今謂漢周法布指知寸布手知尺引肘知尋以一指之廣為一寸兩手之廣為一尺引伸兩手為一尋古之積

步皆起於車周車廣六尺六寸故以六尺六寸為步秦車六尺亦以六尺為步漢車六尺四寸亦以六尺四寸為步步廣則畝數少步狹則畝數多故商之七十畝於周為百畝而周之百畝於漢為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也鄭氏謂周尺之數未詳聞案禮制周猶以十寸為尺蔡邕則謂商尺得夏九寸周尺得商八寸鄭據周禮謂鎮圭尺二寸公桓圭九寸知周尺亦十寸蓋周之尺未甞不分為十寸而其實則當商之

八寸耳諸儒於孟子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不得其説各以意推之皇氏謂夏時民多殷漸少周民至稀則天之生人有日益無日損非大兵大疫未嘗驟減何以三代之隆而戶口反日少耶熊氏謂夏政寛簡一夫百畝止税其五十畝殷政稍急增税七十周政極煩畝畫税之則夏民何樂於殷之增税而歸殷殷民何樂於周之增税而歸周孟子又何以言皆什一耶陳氏謂夏時洪水方平

可耕之田尚少故授田止五十畝時漸廣周大備故日增徐氏謂夏民儉約故授以五十而用足後世彌文而用廣故田不得不加多是二說朱子嘗疑之謂先王疆理天下溝洫畎澮大段費力一旦加增許多疆理都要更改煩擾已甚恐無是理金氏謂區皆百畝三代所同但夏一井十六家受之自貢什一商一井十二夫受之而助耕公田周乃每夫一區不知夏始畫井何不人一區而故為牽配又金氏謂周世君

子工商及庶人在官皆不受田故田多而農得百畝
豈夏商君臣皆並耕而治其工商皆耕且為耶其說
尤不可曉袁氏謂三代民皆百畝但夏以五十為萊
田商以三十為萊田周人萊田在別井考周禮所謂
萊田因其田非衍沃故别給此以補其不足未有一
井中而半墝半次半荒半熟者尤不當以此附會也
惟蔡邕寸度不一之説近之而數亦未盡合總之不
若孟子與此文明白可據也朱子曰孟子之言雖本

三代遺制然盡其大不必盡其細則所云五十七十百畝亦大數則然耳正不必寸寸而推之也　又案周尺當今營造尺六寸四分則今方五尺為步在周止方三尺二寸又周步百為畝今二百四十步為畝則周百畝當今二十五畝六分耳漢景帝始定二百四十步為畝王制作於文帝時故猶以百步為畝耳若就本經細推之則孔疏固誤陳注亦未精孔疏謂今一步有五十二寸者誤陳注謂一步有五尺一寸

二分是也陳謂古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得之謂尚有奇零一寸六分十分寸之四則猶未精蓋以古步六尺四寸自乘得四十尺九十六寸為古一步之積與百畝一萬步相乘得四十萬九千六百尺為古百畝之積以今步五尺一寸二分自乘得二十六尺二十一寸四十四分為今一步之積與一畝百步相乘得二千六百二十一尺四十四寸為今一畝之積以方百畝之積為實以今一畝之積為法除

之得一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即古百畝當今畝之數也並有奇零今既以原注寸法計之復以尺計之本法及用分數計之捷法參之皆無不合若三法有一不合即不確矣今惟録原注寸法後二法詳筭術不贅

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為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

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為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禄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閒音閑

正義孔氏穎達曰此論畿外八州建國之法凡千里之方以開方計之為方百里者凡有一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謂公也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謂侯國也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謂伯國也　方氏慤曰諸

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禄之即廵守之禮言有功德於民者加地是也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即廵守之禮言不敬者君削以地是也　周氏諝曰所謂封國之數非實有此國特計其地之廣狹所能容者也周官職方謂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十一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葢以一千里度之則天下可以周知其法與此同名山大澤不以

封亦非不以封也故詩曰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又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是泰山之與龜蒙雖不悉是魯國實封之地然亦在其所封域之內也附庸所以畜小國閒田所以待有功之諸侯周官之法若縣師所謂野者皆閒田也

案此申前州二百一十國之實大約以方百里之地封方七十里之國則為二國而餘二里封方五十里之國則為四國然國必因山川以為界限所謂方七

十里方五十里皆絶長補短以開方法計之固未必方亦未必整整七七四十九箇方十里五五二十五箇方十里也

天子之縣内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為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為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

九十六

正義孔氏穎達曰此計天子縣内之地畿外所餘地少畿内所餘地多者以畿外之土本擬封建諸侯故國數多餘地少畿内本為天子之有郊關鄉遂準擬公卿王子弟采邑故建國數少餘地多也　陳氏祥道曰畿外封國多而餘地少廣封建之制於天下畿内封國少而餘地多備采邑之分於王朝也

案此申前縣内九十三國之實國即公卿大夫食邑

所謂祿也其餘為賓或喪祭諸用所出後世諸王子弟但養以祿而無釆地者甚多觀周自成康以下豈無支子孫惟鄭伯友得受甫田之地可知若畿外諸國多自古以來世守其地世有其民原不待封之而後有國若滅一國亦必封一國其從古所未開闢之地甚少必䟦削其地乃歸閒田故閒田少也

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

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食音嗣

正義孔氏穎達曰此以下論士大夫及諸侯等食祿之數次國二卿命於天子祿各食二百一十六人而一卿命於其君為賤則祿不可等命天子者故視小國卿若子男二卿命於其君其國小不復差降也其天子之士卿大夫無文宜準大國之卿大夫士也

通論應氏鏞曰由下士以至於君其禄愈厚則所食愈衆豈非以人徒服役漸增而漸廣與然由卿以下皆服役乎君者也則既各給之田以為禄矣君禄之所入豈盡以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哉以二千八百八十人之食而養一國之君所養極其厚則所食兼於衆也然必析其數以見其所食之多亦欲居人上者知吾之所奉合衆力而共為之則必思其有以稱此且不至擁利以自私而必推已以養人故君所食之

人十倍於卿而由士至卿所食者次第加衆皆欲其無獨富之心而助君以養民也

案此申前諸侯之士視上農夫君十卿祿之制庶人在官者之祿有視九人至五人之差下士皆視九人無差者優士也然自士以上至於君卿雖不言差而使知祿出於耕則民力之甚艱享之之不易視此亦已可惕也

天子之大夫為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

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上監如字下監平聲

正義方氏慤曰篇首言監於方伯之國此言監於諸侯之國者蓋方伯長於諸侯三監監方伯即所以監諸侯其實一也以其監方伯故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焉　王氏炎曰昔管叔蔡叔霍叔為三監於殷成王既殺武庚以其地付康叔兼治之謂之孟侯則為諸侯之長成王使之劼毖其民且曰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圻父司馬農父司徒宏父

司空此天子使三卿監其國故以為康叔之疇
寀祿視諸侯之卿者其食少爵視次國之君者其體
尊葢視子男而一隆之一殺之也
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
為去聲 朝音潮
正義鄭氏康成曰湯沐之邑給齋戒自潔清之用浴
用湯沐用潘　孔氏穎達曰寀前文云不能五十里
曰附庸又云天子元士視附庸以湯沐之邑視元士

亦五十里以下左氏說諸侯有功徳於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此皆有湯沐邑其餘則否　陳氏祥道曰湯沐則朝宿之邑也不曰朝宿而曰湯沐者齋戒以見君故也　又曰凡非方伯其邑不得視元士也

案此以申前三監之制左氏於衛言有湯沐蓋晉魯衛皆為方伯故湯沐邑在天子縣内視子男鄭非方伯雖有祊邑而差小故鄭以祊易許而加璧祊薄於

許田故也

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禄

正義鄭氏康成曰世子世國象賢也大夫謂縣内及列國諸侯為天子大夫者孔疏知是天子大夫者以下云諸侯之大夫不世爵而世禄辟賢也以君其國列國及縣内之國也

孔氏穎達曰禮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則周召畢原之等是縣内諸侯也尚書顧命齊侯為虎賁

衛侯為司寇是列國諸侯入為天子大夫也畿內諸侯有為三公則周召是也列國諸侯入為六卿則鄭武公是也若言公卿大夫於文為煩故總言大夫以包之詩云三事大夫謂三公也春秋諸侯殺大夫謂卿也是大夫為總號列國諸侯及縣內諸侯其身既死其子未得爵賜其衣服禮制視天子之元士各君其本國其畿內諸侯有大功德元子出封畿外則王命次子守其采邑若其賢才則世為公卿則春秋周

公召伯之屬是也諸侯降於天子故大夫不世爵禄若有大功德亦得世之　王氏炎曰在其國為世子則可以世國入為大夫則不可世爵葢以德而使之待其功而爵之非子孫所得繼也　又曰未賜爵此乃外之列國非畿内有采地之公卿也除服来朝以士服見於天子天子命之則授以冕服於是以諸侯而臨臣民或未朝天子亦遣使以冕服就賜之茍無君命而為諸侯春秋於桓公所以歳首不書王也

通論程子曰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禄而不世官故賢才衆而庶績成及周之衰公卿大夫皆世官政由是敗矣

案此又申前縣内諸侯禄外諸侯嗣之制諸侯之元子命於天子乃稱世子未命不稱世也天子之大夫為諸侯諸侯世國而大夫不世爵者大夫之子見德可任即使之必其成功乃爵之所謂五十命為大夫也夫外諸侯之世子初嗣君位其衣服禮數皆視天

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至除喪入見天子天子命之乃用諸侯之禮是世國者且不遽世爵況大夫乎然天子之大夫雖不世爵猶得世祿若諸侯之大夫則爵祿皆不世矣蓋天子地廣其采邑可不收諸侯地狹不收則將有所不給也但雖不世邑亦以賦稅養其子孫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數制冠去聲長上聲

別必列切
量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鄉鄉飲酒鄉射也八政飲食為上衣服次之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數百十也制布帛幅廣狹也　又曰事為謂百工技藝異別五方用器不同也　李氏曰此注司徒脩六禮明七教齊八政之文也

辨正項氏安世曰飲食衣服度量數制六者易明獨事為異别注不能通事為者冢宰之九職司徒之十

二事考工之六職皆司徒所須以任民者也異別者司徒五地之常職方九土之宜王制中國四夷之俗皆司空所辨以居民者也

𥚃冠以昭成人昏以正男女喪以慎終祭以報本鄉以崇齒德相見以正交接六者所以節民性也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以齊其家君仁臣忠長惠幼順朋友有信賔客有禮則達於鄉國七者所以興民德也事為導民以所當為異別教民以所當辨如

親踈貴賤之等皆是飲食有節衣服有章事為有恒異别有辨度有長短量有大小數有多寡制有廣狹八者皆所以防民之淫也

通論方氏慤曰冠昏嘉禮也喪凶禮也祭吉禮也鄉相見賔禮也不及軍禮者六禮司徒脩之以節民性而有㳄司徒教士以車甲則軍禮固在其中矣　陳氏祥道曰六禮不及朝聘軍旅而不備乎宗伯之五禮八政不及貨祀之類而異乎洪範之八政者宗伯

之五禮洪範之八政人君之所揆於上也王制之六禮八政司徒之所教於下也

欽定禮記義疏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二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吴省蘭

謄録監生臣汪存堉

欽定禮記義疏卷二十

月令第六之一

正義陸氏德明曰此本呂氏春秋後人删合為此記

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　孔氏穎達曰鄭目錄云名

月令者以紀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呂氏春秋十二

月紀之首章禮家好事抄合之其中官名時事多不

合周法此於别錄屬明堂隂陽今案呂氏春秋與此

文同是一證也又周無大尉秦官有之而此月令云
乃命大尉秦以建亥為歳首此於戌月云來歳受朔
日又周郊天迎氣用大裘乘玉輅建大常而此服飾
車旗並依時色此皆不合周法之證也或謂不韋死
十五年秦并天下然後以十月為歳首不韋焉得以
十月為正又周書先有月令何得云不韋造又秦并
天下立郡何得云諸侯又秦好兵毒害何能布德施
惠而鄭必謂不韋作者不韋集諸儒為一代大典亦

采擇舊章成之但秦自不能行耳秦自文公獲黒龍以為水瑞馬知不早以十月為歳首乎　柳氏宗元曰吕氏春秋十二月紀漢儒措諸經以為大法然而政令有必俟時而行者若孟春修封疆端經術季春利隄防達溝瀆備蠶器合牛馬孟夏勸農仲夏班馬政聚百藥季夏行水殺草孟秋納材葦案聚百藥在孟夏此曰仲夏納材葦在季夏此曰孟秋並悞或柳所見本有不同與仲秋勸種麥季秋休百工孟冬築城郭修囷倉仲冬伐木季冬講武出種計

耕等事必俟時而行所以敬授人時也其餘郊廟百祀亦古之遺典不可以廢若布德和令聘士禮賢行爵出祿選士厲兵任有功誅暴慢易關市來商旅正貴戚近習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皆不必俟時而行者也變天道絶地理亂人紀舍孟春即可乎作淫巧蕩上心舍季春即可乎 張子曰月令大率秦法然采三代之文而爲之不無古意 又曰月令儘有美意未易可破柳子厚論亦未安若春行賞秋行刑

上舉大綱如此如云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豈曰冬日不得飲水夏日不得飲湯也　陳氏祥道曰天人之道雖殊而象類之理則一聖人將有行將有為也仰觀日月星辰霜露之變俯察蟲魚草木鳥獸之化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以之授民事而無不順因物性而無不適　馬氏睎孟曰歴象日月星辰以授民時自堯以來未之有改也舜齊七政周用五紀其究一也葢日月星辰之往來不窮進退相代終始

相循天以是命萬物而人奉之以為令亦因是也夏之政典先時與不及時其罪至於殺盖欲百官萬民謹其令而順承之也月令之書亦後儒祖先王之餘而傅會成之　黄氏震曰中雖多雜秦制然以修人事以授民時庶幾唐虞欽若之遺意故君子有取焉至其以五行配五帝則本鄒衍五運之説而推衍之天子南面有常位而月異其處五輅各有用而時拘其色以至五穀六畜日用飲食之常亦隨時而變不

太拘哉且五氣運而四時行天地間無乎不在苟拘於一則緘機不運何名造化大抵秦漢諸書多以先王遺説為本而雜以後世煩碎為博亦不特月令一書然也若其文辭與吕氏春秋異者則大約本文多是而月令傳寫為訛間亦有是者當參考以定之

案帝王因時布政之大略昉於唐堯之命羲和故曰月者天之運令者君之政王者之政其道莫大於因天嗣後夏有小正商有王居明堂禮周有時訓有月

令至秦而有呂氏春秋漢有淮南時則訓唐亦有唐月令遞相祖述而損益更變之令惟王居明堂禮不存而諸書具在取以相質則小正時訓文字與此迥異而呂氏春秋與此大同則此取之呂氏春秋無可疑者淮南時訓則取此而稍變之唐月令則取此而并參以鄭說更其前後今取呂氏本文及四書互相參考以通其說云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參所林反或讀驂又日在營室淮南

子作招揺指寅昏參中夏小正作鞠則見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

正義鄭氏康成曰孟長也日月之行一歲十二會聖王因其會而分之以為大數焉觀斗所建命其四時孔疏北斗循天而轉行建一月一辰辰三十度九十六分度之四十二正月建寅二月建卯三月建辰四月建巳五月建午六月建未七月建申八月建酉九月建戌十月建亥十一月建子十二月建丑此云孟春者日月會於娵訾孔疏娵訾亥次之號營室號娵訾而斗建寅之辰也凡記昏明中星者為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視時候以授民事　高氏誘曰營室北方宿衛之分

野　孔氏頴達曰春蠢也物蠢生也秦以十月為歲首不用秦正而用夏時者以夏數得天故用之也周禮田獵祭祀亦用夏正夏正正月建寅寅引也律歷志引達於寅三統歷立春日在危十六度昬畢十度中正月中日在室十四度昬井二度中元嘉歷立春日在危三度昬昴九度中正月中日在室一度昬觜觽一度中月令昬明中星不與歷正同但一月之內有中者即得載之其二十八宿體有廣狹星有明暗

見有早晩明者早見晩没暗者晩見早没此但舉大
畧耳餘月可知書緯考靈曜云主春者鳥星昏中可
以種稷主夏者心星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虚星昏
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星昏中入山可以斬伐具器
械王者南面而坐視四星之中而知民之緩急急則
不賦力役敬民事也　陳氏祥道曰不特如孔氏引
書緯所言龍見而雩火流而授衣天根見而成梁水
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凡所以奉天順人莫不視乎此

方氏慤曰日在營室日月會於營室之辰也會在營室則知月之建寅中謂中於南方先昏而後旦順陰陽之義也案書言分至之所中此言昏旦之所中彼以時為主此以月為主故詳畧不同

通論方氏慤曰日與月會而此獨稱日者陽以成歲為事而陰特從之故以日為主與書言出日納日而不及月同意二十八宿分布於四方晝夜運而歲一周焉每月之内或見乎昏而中或見乎旦而中昏參中旦尾中則知此月之為孟春而餘月可知巳自角

至箕東方七宿其形象龍謂之蒼龍角二星龍角也亢喉也總攝奏事聽訟有出納之象氐邸也人所托宿為王者之後宮房為東方之中星而日乘焉於時為闢户之卯心火星心藏屬火尾為後宮之場箕有簸揚之形自斗至壁北方七宿其形象龜蛇謂之玄武斗主杷注牛主犧牲女主嫁娶虛主邑居危為屋蓋其形高危室為營宫室之候壁主圖書之府自奎至參西方七宿其形象虎謂之白虎奎主溝瀆婁為

聚衆胃為五穀之府昴為西方之中星而日乘焉於時為闔戶之酉畢主弋獵觜主收歛參以三相參又主殺伐故謂之參伐自井至軫南方七宿其形象鳥謂之朱鳥井主水衡鬼為積尸柳主草木星數有七謂之七星二十八宿皆星獨此謂之星者居南之中得陽之正故也張主張施翼為羽翼主遠客軫主任載月令不及東方之箕西方之昴南方之鬼與張以非日之所在又非昏旦之所中故也弧與建非二十

八宿而仲春昏旦舉之者弧近井建近斗斗井度寬非是莫適指也弧有張弧之形建有建旗之義故名之其閒考之歷法不無小差要以記時而已

案此謂立春後三十日也營室北方火宿二星上有離宫六星遶之其廣十度此星昏而正中可以營建宫室故謂之營室月建寅而日在亥寅與亥合也參西方水宿七星三心二肩二足其廣十度乃白虎之身其前有觜即虎之口古法先觜後參今法先參後

觜以觜今無度故轉以參度屬觜蓋每方七宿以七政木金土日月火水為序則今當云參火觜水其實不異也尾東方火宿九星如鈎乃蒼龍之尾唐月令正月之節日在虛昏昴中曉心中斗建寅位之初正月中氣日在危昏畢中曉尾中斗建寅位之中通書立春日在虛二度雨水日在危九度今時憲書立春日在女六度雨水日在虛九度古法娵訾初危十六度終奎四度今法初危初度終室九度蓋二十八宿

雖曰經星不動其實亦動故動而漸東大約三百餘年乃見其東行一度也

其日甲乙句上淮南子有其位東方句

正義鄭氏康成曰甲孚甲乙之言軋也日之行東從青道發生萬物月為之佐孔疏緯云月有九道青道二出黄道東赤道二出黄道南白道二出黄道西黑道二出黄道北并黄道而九也春時星辰西遊黄道近西日體不移依舊而行當青道上月亦從青道上陰佐於陽故也青時萬物皆解孚甲自抽軋而出因以為日名焉孔疏孚甲在前抽軋在後而相去不遠早生者即孟春孚甲而抽軋晚生不

者即季春孚甲而抽軋因其抽軋以為日功之名　乙不為月名者君統臣功也孔疏月既佐日同有甲乙之功獨以甲乙為日名不以乙為月名日統月之功猶君統臣之功

孔氏穎達曰律歴志云出甲於甲奮軋於乙　陳氏祥道曰甲數九乙數八同於為木爲仁　彭氏康夫曰十日名十幹又名十干謂十日出乎天若木之有幹支應十二月若本之有支也　張氏虙曰天有十日以應五行播於四時故十日各有所屬甲乙屬春以春盛德在木也

通論陳氏祥道曰日以辰為子辰以日為母母為幹子為支幹為陽故二五而十支為隂故二六而十二古人事在仁義則以甲庚斷之若易所稱先甲後甲先庚後庚是也日在甲庚則以其物象之若春秋傳稱神降之日亦其物之類是也月令言日不言辰以辰統於日故也　馬氏晞孟曰甲丙戊庚壬陽也乙丁巳辛癸隂也一隂一陽每相為用十日分麗於五行用事者王此王則彼竭矣故曰五行之動迭相竭

也

案十干出於河圖動而圓故戊巳土居中象五十也十二支出於洛書静而方故丑辰未戌土居隅象二四六八也十干陽曰剛陰曰柔凡外事用剛日内事用柔日

其帝大皥其神句芒大音泰皥昊通句音鉤芒音亡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蒼精之君木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大皥宓戲氏句芒少皥氏之子曰重

為木官　孔氏穎達曰元氣廣大謂之皡東方生養元氣盛大西方收斂元氣便小故東方之帝謂之大皡西方之帝謂之少皡伏羲德能同天故亦稱大皡初出於震未有所因故位在東而主春木初生時句屈而有芒角左傳少皡氏有四叔重為句芒楚語重為南正司天重人號雖子孫皆號曰重故楚世家言高辛誅重非此重猶羿為堯時射官夏后相時猶有羿也服虔云少皡以上天子之號以德百官之號以

徵顓頊以來天子之號以地百官之號以事然顓頊堯舜兼有德號大皥立德句芒立功故春祀之大皥句芒相去懸遠以皆有生木之功故取以相配焉句芒為臣大皥亦神言帝言神互相通也　王氏曰其帝即易帝出乎震之帝　盧氏翰曰皥者大起萬物擾也句者物之始生芒之言萌也　陳氏祥道曰五帝以德五神以功德則究其所秉之勢而本之功則推其所職之重而歸之也　馬氏晞孟曰天地以五

行成萬物必有以尸之則生而有功德於民者沒而祀之以主時事不亦宜乎

通論馬氏端臨曰五帝之祀見於周禮五帝之義見於家語程子謂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如此則曰帝可矣何必列於五且於祀上帝之外別立祀五帝之禮乎蓋五帝為五行之主而在天猶五岳為五行之鎮而在地五帝不出天之外而謂五帝即天不可五岳不出地之外而謂五岳即地不可

案天有五行則有五行之帝亦有五行之神帝者氣之主宰神者氣之流行大皞炎帝黄帝少皞顓頊在天五行之帝伏羲神農軒轅金天高陽則人帝之配食於此者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在天五行之神重黎句龍該脩熙則人官之配食於此者古稱大皞乘震執規而司春炎帝乘離執衡而司夏黄帝乘坤執繩而司下土少皞乘兑執矩而司秋顓頊乘坎執權而司冬豈伏羲五人帝之謂哉自康成過信緯書

曰木德之帝名靈威仰火德之帝名赤熛怒土德之帝名含樞紐金德之帝名白招拒水德之帝名汁光紀於是不得不以大皥炎黄顓頊之人帝王子雍起而力矯之遂謂止有五人帝並無五天帝又矯枉而過其正矣孔氏東方元氣盛大謂之大皥木生句屈芒角謂之句芒其義甚明而於鄭不駁疏家之體有申說無駁論也

其蟲鱗

正義戴氏德曰鱗蟲三百六十龍為之長　鄭氏康成曰鱗龍蛇之屬象物孚甲將解也　高氏誘曰東方少陽物去太陰甲散為鱗魚屬也　盧氏翰曰東方蒼龍七宿木屬其類為鱗故春則其蟲鱗　朱氏申曰春則左而仁鱗蟲屬焉　吳氏澄曰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有龍之象故凡動物之有鱗者屬木

案鱗蟲能潛能躍陰中陽也

其音角律中大蔟大音泰中去聲後放此蔟七豆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音謂樂器之聲三分羽益一生角角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象也春氣和則角聲調樂記曰角亂則憂其民怨凡聲尊卑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大不過宫細不過羽律候氣之管以銅為之中猶應也孟春氣至則大蔟之律應應謂吹灰也孔疏律歷志云黄帝使伶倫取嶰谷之竹斷兩節間吹之制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鳴雄為六律雌為六呂凡律空圍九分孔疏律之長短有差其圍皆以九分為限周語

曰大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　蔡氏邕曰大蔟鍾名正月之律清濁與大蔟鍾聲相應　高氏誘曰角木也位在東方大蔟太陰氣衰少陽氣發萬物動生蔟地而出竹管與大蔟音和　韋氏昭曰正月大蔟乾九二也管長八寸陽氣大蔟達於上　孔氏頴達曰角觸也觸地而出戴芒角也角木聲木之聲清於土金濁於水火角之數少於宮商多於徵羽尊者濁卑者清角為民則卑於君臣尊於事物也計大蔟之管

數倍而更半鑄為大蔟之鍾陽管為律律法也言陽氣與陰為法又律述也述氣之管也陰管為呂呂助也言助宣陽氣又呂拒也言與陽相承更迭而至又陰律稱同言與陽同亦稱閒言與陽相閒總而言之陰陽皆稱律也孟康云林鍾長六寸圍六分圍之大小逐管長短此與鄭異蔟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月　朱子曰管子云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以鳴下六字疑衍太史公云角

動肝而和正仁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　又曰十二律之名必有深指然國語漢志所言如此支離附合恐非本真今姑存之不足深究

通論陳氏祥道曰周官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始之以黄鍾順而敘之以生之序進之也陰聲始之以大吕逆而序之以成之序退之也陽六為律陰六為吕合而言之皆以述氣故統謂之十二律焉傳曰聲生於日律生於辰聲非十二律不能發

律非五聲不能節五聲非變不能盡故一律之中莫不具五聲五聲之中又有二變也

存疑王氏喬桂曰大蔟長五寸四分自大呂益九分也向於春陽日隆也

案蔡謂律以竹鄭謂律以銅則蔡得之蓋嶰谷之竹出於天地之自然而截竹不可以久故範之以銅是竹先而銅後也蔡謂律出於鍾鄭謂鍾出於律則鄭得之蓋有十二律然後鑄十二鍾每奏一律之樂則

先擊此律之鍾故曰金以聲之若先有鍾以為諸樂器之綱紀則諸器受法於鍾足矣又安用此截竹者為鄭謂律之空圍皆九分而長短殊孟謂律之空圍各如其長短亦鄭得之蓋樂之聲陽也陽之數極於九故必圍以九乃由九而九之以為黃鍾之長而三分損益之法有所用猶樂之舞隂也隂之數極於八故必佾用八人乃由八而八之以為舞列之全而六佾四佾之次有所降譬之權度必先有一定者以為

法而後有無定者以為宜未有無一定之經而但以緯相緯者也若候氣之說則終有疑焉蓋氣之升降必有漸若如舊説則黄鍾最長大吕稍短大蔟又稍短短至十月應鍾而極十一月忽極長短有漸而長無漸不知何以候氣也竊疑王氏喬桂之説有理而未敢決姑列之存疑又每月所中之律亦指中氣一日而言如歴法之舉中星也其實星度無日不遷移中聲無日不升降舉其中而前後之升降推移舉可

定耳

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羶式連切又其數八下唐月令有其性仁其事貌

正義鄭氏康成曰數者五行佐天地生物成物之次也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而五行自水始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為後木生數三成數八但言八者舉其成數也酸木之味羶木之臭凡酸羶者皆屬焉孔疏白虎通云行欲為天行氣也水準也水在黄泉養物均平有準則也火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木觸也陽氣動躍觸地而出也金禁也秋

時萬物陰氣所禁令也土吐也言土居中總吐萬物也陽為氣氣則渾沌為一且日體無盈虧之異故其數奇陰為形形有彼此之殊且月有晦朔之別故其數偶水體微故一火著見故二木有體質故三金體堅剛故四土體廣大故五也木數三得土數五而成故八為成數也　孔氏穎達曰木所以在東者東半陰半陽木作曲直以陰陽俱有體質尚柔故可曲可直也易天三生木於東地八成木於東但言八以成數為功也通於鼻者謂之臭在於口者謂之味木實酸凡草木所生其氣羶也　馬氏晞孟曰味生於形臭生於氣故形成而後有味氣化

而後有臭春以陽中生木木之成形有曲直曲直作酸故其味酸物以木化則其臭羶　方氏慤曰凡味陰也羶陽臭也春為陽中故其臭羶

其祀戶祭先脾

正義鄭氏康成曰春陽氣出祀之於戶內陽也祀之先祭脾者春為陽中於臟直脾脾為尊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於奧祀戶之禮南面設主於戶內之西北向乃制脾及腎為俎奠於主北

又設盛於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畧如祭宗廟之儀孔疏春陽氣出戶在內從外向內戶又在內故曰內陽也牲位南首肺最在前而當夏腎最在後而當冬從冬稍前而當春從腎稍前而當脾故春位當脾從肺稍却而當心故中央主心從心稍却而當肝故秋位主肝故曰於臟直脾也凡祭五祀下中霤禮文此謂殷禮者若周則總在宮內也主北面故奠於主北當時未有迎尸皆祝官祭脾尊故一祭腎卑故再祭筵前設於奥者其時主巳移於筵上主人出戶迎尸尸入即筵而坐但宗廟之祭尸入始祭籩豆及黍稷醴此於西巳祭尸入應坐而饌食不更祭黍稷及肉醴故曰畧如祭宗廟之儀　案鄭言設席於奥䟽以為廟門之奥者蓋廟之奥廟主在焉

必不可設神席後寢之奥衣冠藏焉恐亦非是古中霤禮於祀竈言席於門之奥其諸皆門堂之奥與

高氏誘曰蟄伏之類始動生出由戶故祀戶脾屬土陳俎豆脾在前春木勝土先之食所勝也　方氏慤曰戶奇而在內陽自內出之象也春生為陽出之時故祀之戶者所祀之神脾者所祭之物脾土藏也五祀之祭必有牲焉特各以其藏為之先爾　彭氏廉夫曰戶者人所出入有功於人則祀之　陳氏祥道曰周官以司命從天神而祀以槱燎以五祀從地

祇而祀以血祭則司命非門竈之列

餘論馬氏晞孟曰五祀七祀不言所祭之地然惟司命泰厲未悉耳祭法王及諸侯言國門國行大夫士言門行則有國者祀此二神於國門大夫以下在家門而已中霤户竈則凡居室皆有之皆可祀於其所也隋唐以來祀之太廟皆本鄭注然孔疏言殷於廟周於宫竊意於宫為當蓋太廟以奉祖宗不當雜祭他神於其地如門中霤廟亦有之若司命竈行於廟

何與且泰厲乃古帝王無後者祀之於廟非我族類得毋曰相奪予享乎　又曰木在臟為肝在志為怒故怒傷肝火在臟為心在志為喜故喜傷心土在臟為脾在志為思故思傷脾金在臟為肺在志為憂故憂傷肺水在臟為腎在志為恐故恐傷腎皆甚則自傷也木尅土故怒勝思金尅木故憂勝怒火尅金故喜勝憂水尅火故恐勝喜土尅水故思勝恐此五行自然之理五行勝者則王所遇勝者死先王各於其

時養所遇勝者也故春祭先脾為其木勝而養土也夏祭先肺為其火勝而養金也秋祭先肝為其金勝而養木也凡五行動而與物交則彼勝矣而此養焉至其靜而辨於物於道為復於時為藏各反其本矣冬祭先腎為是故也土於氣為中而主五行心於形為中而主五官中央之祭先心為是故也

存疑孔氏穎達曰此祭五祀謂殷禮也周則加司命與厲為七祀　陸氏佃曰古周禮說云黎為祝融祀

以為竈馬融王肅宗之以為戶竈中霤門行之祭以句芒五官配馬左傳句芒五官生為貴神謂之五祀或曰句龍后土為社矣更於中霤祭之何也曰句龍於國則配社於家則配中霤不以相廢猶后稷於郊則配天於社則配稷也或曰鄭謂竈祭於竈陘祝融火官之長祭於竈陘不已陋乎曰先祭於其所以降神也五官實不在焉於奧迎尸始以祝融等配之何陋之有

案鄭注謂祭五祀用特牲孔疏此特牲是特牛考儀禮士用特牲下大夫少牢禮一等安得謂特牲是特牛乎記言郊特牲而社稷大牢郊之特牲是騂犢又安得謂五祀於郊同特牲邪白虎通云天子諸侯用牛大夫用羊則當直謂之特牛不當名曰特牲也又云户以羊竈以雞門以犬井以豕中霤以豚或曰天子諸侯中霤用牛大夫士豚井皆以魚考五祀次於社稷諸侯社稷且少牢無五祀反以牛之理當天子

大牢諸侯少牢大夫特牲則鄭所云或據大夫禮與士二祀門以犬行以豚庶士庶人立一祀則竈以雞井以魚亦可也　又案周有七祀又有五祀儀禮既夕篇是也孔謂周加有七祀而五祀為殷禮悮也又案五祀當以蔡邕劉安門户竈井中霤為正蓋户主出木也竈火也中霤土也門主歛金也井水也若行則祖道之祭耳司命天神泰厲人鬼當為别祀至五官貴為上公古者祭各以其等大夫祭五祀則不

得及上公可知也且所祭者即所降之神神無主不止故以配者為之主耳更不得謂門户竈井之神卑而配之者乃上公之尊也周祭五祀於宫故祭廟時不祭竈而祭爨所謂爨者老婦之祭也然則五祀當祭於宫矣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鴈來淮南子振下有蘇字上下有負字鴻鴈來夏小正作鴈北鄉吕氏春秋及淮南子皆作候鴈北唐月令作鴻鴈歸

正義鄭氏康成曰皆記時候也振動也夏小正正月

啓蟄魚陟負冰漢始亦以驚蟄為正月中此時魚肥美獺將食之先以祭也鴈自南方来將北反其居今月令鴻皆為候孔疏今月令即呂氏春秋入禮記為古不入禮記為令　孔氏頴達曰此明天氣時候早晩每月皆記候惟二分二至再記之者以二至是陰陽之始終二分是陰陽之交會也凡先言者氣候在前後言者氣候在後蟄蟲得陽氣初始振動二月乃大驚而出對二月故云始振也魚當盛寒伏於水下逐其温暖及正月陽氣既

上故魚遊水上而近於冰漢初以驚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劉歆作三統歷改之又古歷穀雨在清明前今歷㝯通卦驗改穀雨在清明後凡二十四氣氣十五日有餘每中分之為四十八箭三分之為七十二候　馬氏晞孟曰歷有數所以正時也月之氣二十四歲之候七十二所以記時物也先王因其時物以授民時此民之聽所以不惑而易知也　方氏慤曰凍結於重陰東風發散之後能解之凍解則物

之藏於密者起而振潛於深者躍而上故蟄始振魚上冰也　朱子曰唐月令作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後五日蟄蟲始振後五日魚上冰雨水之日獺祭魚後五日鴻鴈歸後五日草木萌動後分六候放此　徐氏師曾曰五日為候月有六候而此篇有止紀五候者有不足五候者不知何謂大統歷取草木萌動足之

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

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倉蒼通載如字陳澔讀戴上衣去聲下衣如字後並放此

又淮南子有東宮御女鼓琴瑟其兵矛

正義鄭氏康成曰皆所以順時氣也青陽左个大寢東堂北偏孔疏此是明堂北偏而云大寢者欲明明堂與太廟大寢制同於明堂聽朔竟次還太廟次還大寢也言東堂者知聽朔皆堂不於五角之室中也鸞路有虞氏之車有鸞和之節而飾之以青取其名耳春言鸞冬夏言色互文馬八尺以上為龍凡所服玉謂冠飾孔疏冕之旒及笄也及所佩者之衡璜也孔疏古之佩玉上有葱衡橫置於上以貫珠之繩三條懸衡上

垂之而下以雙璜懸於兩畔繩之下端又以玎懸於中繩之下端使前後觸璜以為聲衝之下璜之上皆貫蠙珠也麥實有孚甲屬木羊火畜也時尚寒食之以安性也孔疏食火畜以助之勝寒氣器疏者刻鏤之象物當貫土而出也又玉藻曰天子龍衮以祭玄端而朝日皮弁以日視朝與此皆殊孔疏周禮朝乘象路祀乘玉路戎乘革路獵乘木路是各以事殊朝皮弁服祀六冕服戎韋弁服田冠弁服龍衮玄衣纁裳皮弁白布衣四時皆然是不隨時而變孔氏頴達曰此明天子每時居處及所乘車馬所建旌旗所服衣玉所食牲穀及器物之屬春言鸞則夏秋

冬並黷也夏云朱冬云玄則春青秋白可知倉亦青也遠望則倉旂與衣欲見人功所為故以近色言之尚書五行傳視之不明則有羊禍注羊畜之遠視者屬視故羊為火䟽以達刻鏤為文使文理麤䟽直而通達　方氏慤曰青陽者少陽之稱春為少陽故所居之室名之中有大廟左右个處其兩傍謂之大廟以其常饗帝於此也古者非特明堂中有大廟而大廟亦謂之明堂左氏所謂不登於明堂是也以饗神

故謂之廟以聽政故謂之堂故天子聽朔於明堂而諸侯聽朔於大廟个即左傳所謂置饋於个也曰龍者以少陽之時龍方用事也旂人君以是率衆王君子於是比德食麥與羊以麥火穀羊火畜皆時所生也夫以所生者所以相繼以所勝者所以相合以其類者所以相合故能使四時之氣不戾五臟之疾不生焉　項氏安世曰麥自苗至實皆在春時故春食麥易大壯卦二月夬卦三月皆取羊象意羊本春類

而成於兌邪　陸氏佃曰鸞青鳳故青路曰鸞路

張氏虙曰載建之車上周禮交龍為旂旂必有鈴

朱氏申曰左个以其介於左也　案說文無个字書泰誓一个臣大學作一个臣徐鉉謂即介字之誤蓋左右个即左右夾室也　黄氏震曰罷則疏鏤通達象陽氣之射出

案麥金穀故火王而死其位東方羊兌畜兌陽長而陰消食之順陽義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凡此車馬衣服皆所取於殷時而

有變焉非周制也孔疏虞夏有日月星辰十二章周朝祀戎獵各有殊故知殷制而殷木輅此鸞路故知有變焉周禮朝祀戎獵車服各以其事不以四時為異　徐氏師曾曰麥金王而生火王而死當為金穀而鄭曰木兑為羊當屬金而鄭曰火蓋本洪範五行言之或隂陽多塗不可一定也

存異張氏虙曰近世夏休辨六服之色以衮如蕟青草也鷩赤毳黄希白玄黑皆然案周禮司服注謂六服皆玄張說不知何據且如其說則春必服衮冕夏必服鷩冕矣不可為訓

辨正胡氏銓曰鄭言車馬衣服取於殷時案明堂位言鸞車有虞氏之車則車非殷檀弓殷人乘翰翰白馬則馬非殷周詩言鸞聲噦噦庾人職馬八尺以上曰龍則猶周制也

總論孔氏穎達曰自孟春迄其日甲乙明天道此下至鴻鴈來明聖人奉天時及萬物節候也先建春以奉天奉天然後立帝立帝然後言佐言佐然後列昆蟲之別物有形可見然後聲音可聞故陳音有音然

後清濁可聽故言鍾律音聲可以章故陳酸羶羣品以著五行為用於人然後宗而祀之故陳五祀東風以下効初氣之序也二者既立然後人君承天時行庶政故言帝者居處之宜衣服之制布政之節焉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

先去聲齊音齋帥入聲篇内並同還與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史禮官之屬掌正歲年以序事謁告也王居明堂禮曰出十五里迎歲周近郊五十里賞謂有功德者有以顯賜之也朝大寢門外孔疏以賞賜公卿大夫宜在治事之朝故也　孔氏頴達曰此論立春天子迎春及行賞之事凡言是月謂是月之節氣不謂是月之日也以下有不言是月者或事細小或通他月或事相連接或詞有詳畧若別事更端則更言是月也周法四時迎氣皆前期十日散齊七日致齊三日秦

法簡易止散齊二日致齊一日天以覆蓋生民為德春則為生天之生育盛德在於木位四時各有盛時也四時所賞不同者春陽氣始著故賞朝臣及諸侯夏陽氣尤盛故慶賜轉廣秋隂氣始凝故賞軍帥武人冬隂氣尤盛故賞死事及其妻子皆順時氣也

通論方氏慤曰立之日其氣始至迎之於郊導其氣之至也木居東火居南金居西水居北各以其方迎之不迎土者土居中非自外至也古者於寒曰迎客

陰也於暑曰逆主陽也合而言之則氣皆自外至故通謂之迎焉還言自郊主彼也反言於朝主此也春夏非不刑特順陽義以賞為主秋冬非不賞特順陰義以刑為主四立喜其氣之至故皆行賞焉　馬氏睎孟曰五行四時還相為本而各以其時王焉王則相我者生生我者廢勝我者因我所勝者死其盛在我矣故於四立之日告盛德所在焉五行之序不同曰水火木金土天地生五行之序也曰木火土金水

相生之序也曰水火金木土相尅之序也天地之生五行也以數其相生也以氣其相尅也以刑　陸氏佃曰木仁德之盛金義德之盛君子體之方以仁爲恩則盛德在木方以義爲理則盛德在金他放此張氏虙曰天地之大德固難形容至分而爲四時則各有所在凡見於萬物之生者皆木之德也迎之郊重其至示敬也

存異鄭氏康成曰迎春祭蒼帝靈威仰於東郊之兆

也　孔氏穎達曰案賈馬蔡邕皆謂祭大皞及句芒鄭獨以為靈威仰者據春秋文耀鉤禮器云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人帝何能使風雨節寒暑時邪周禮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人帝何得與天帝同服乎盛德靈威仰之盛德也　張氏虙曰迎其氣非有神矣

辨正陳氏祥道曰迎青帝配以大皞從以句芒迎赤帝配以炎帝從以祝融以至中央秋冬之禮亦然

案鄭據春秋緯以靈威仰赤熛怒實五帝之名固妄而王子雍謂有五人帝無五天帝亦拘張謂迎氣非有神則更謬矣夫鬼神二氣之靈也有其氣則有其神而祭是神則有是配神無主不止也安得謂有其氣反無其神有人帝反無天帝乎特不當如鄭説妄為之名耳　又案鄭引明堂禮出十五里迎春漢郊祀志注引月令章句云東郊去邑八里因木數也南郊七里因火數也中郊五里因土數也西郊

九里因金數也北郊六里因水數也則但迎之於其郊而不必於郊之門可知通典云其壇位各於當方之郊為兆位於中築方壇而祭之禮七獻舞當代之樂

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相當並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相謂三公相王之事也德謂善教也令謂時禁也慶謂休其善也惠謂恤其不足也天

子曰兆民遂猶達也言使當得者皆得得者無非其人孔疏非其人謂無功無德之徒　方氏慤曰德令慶惠出於君而布和行施以下及者相也德主於宣利故曰布令貴於無乖故曰和慶則必致用故曰行惠則必有與故曰施慶主禮賜主物上言行慶則禮而已下言慶賜又及於物也行欲其無壅又惡夫妄予以傷費焉

餘論孔氏頴達曰公羊傳云三公者何天子之相至六國時一人知事者謂之相故史記稱穰侯范睢蔡

澤皆為秦相後又為丞相

案德布為令令以行德和調也行而適宜使民各得其所所謂敷政優優不競不絿也慶賜遂行者不使膏屯而不下究毋有不當厚薄多寡得其宜

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為常離鄭讀儷又如字貸忒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典六典法八法也孔疏六典者周禮天官治典地官教典春官禮典夏官政典秋官刑典冬官事典八法者一曰官屬二曰官職三曰官聯四曰官常五曰

官成六曰官法七曰官刑八曰官計經紀謂天文進退度數　蔡氏邕曰宿日所在離月所歷案日躔每日一度故曰在月每日經十三度故曰歷方氏慤曰周官大史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八法以逆官府之治所謂守典奉法也正年歲以序事頒之於官府及都鄙所謂司天日月星辰之行也在人之六典八法在天之日月星辰莫不存乎書故以命之大史焉大而有常之謂典故曰守詳而有變之謂法故曰奉日月星辰之理所以成變化

而行鬼神者非聖人不能與有司特司其定數而已故以司言之曰循星以進退月應日以死生星曰所舍辰星所次日月星辰或宿於此或離於彼皆有定數焉大史司之不可忒也　吳氏澄曰宿居離麗也謂日月所居所麗在何辰何星之第幾度不可差忒

徐氏師曾曰宿謂守其次離謂去其次　陸氏佃曰歷象以初為常而已其測驗與時盈縮有變存焉存異鄭氏康成曰離讀如儷偶之儷宿儷謂其屬馮

相氏保章氏掌天文者相與宿偶當審候伺不得過差也

辨正丘氏光庭曰星謂二十八宿辰謂日月之舍宿留止離經歷言命大史歷候日月星辰即所留止經歷為祥為災無令差貸疏謂馮相保章同宿配偶是其不顧經文妄為穿鑿　胡氏銓曰天文志填星居宿其國福厚又云五星所聚宿其國王所謂宿也

案此節與季冬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相

首尾守典奉法國典之事日月星辰之行時令之事

歲終天子與公卿大夫飭之論之以待來歲歲始乃

命大史守之奉之而不忒也俗詁以典法專指天文

非是　又案離有二義來則儷之去則違之猶祝字

訓屬亦訓斷也此文與宿字相對似以去其次為確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

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

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

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參音驂帥入聲推吐回切勞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以上辛郊祭天也春秋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孔疏左傳襄公七年文元辰蓋郊後吉亥也耒耜之上曲也保介車右也置耒於車右與御者之閒明已勸農非農者也孔疏於時天子在左御者在中車右在右置耒於參御之閒明已勸農出不當王前明王身實非農人也人君之車必使勇士衣甲居右而參乘備非常也帝

籍為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既耕而宴飲以勞羣臣也大寢路寢御侍也　孔氏頴達曰此論迎春既反春事已起當祈穀親耕燕勞之事甲乙丙丁等謂之日郊用辛故云元日子丑寅卯等謂之辰耕用亥日故云元辰知用亥者正月亥為天倉也盧植蔡邕並云郊天是陽故用日耕籍是隂故用辰皇氏云正月建寅日月會辰在亥故耕用亥未知然否饗禮在廟燕禮在寢此於大寢故知燕也爵賞公事與衆共之

故在正廟燕勞私禮主於歡心故在路寢　方氏慤曰元善也求其信善無凶荒也後言擇元日命民社此言以元日擇日有司之事以日天子之事凡日皆擇而後以之此以尊卑序且互相備也推執耒而進之以三以五以九以貴賤差勞逸也耕陽事故用數之奇不及大夫以其卑不必預拘其數也　朱子曰保介蓋農官之副　陸氏佃曰參參乘保介車右也保君而甲者也　陳氏澔曰車右及御人皆參乘天

子在左御者居中車右在右以三人故曰參也置此耕𦓤於參乘保介及御者之閒案保介朱子以為農官之副則不得為車右矣或者以祈穀為農官所有事而偶得參車右與故以朱說與注並存之存疑鄭氏康成曰保猶衣也使勇士衣甲居右　胡氏銓曰臣瓚云藉蹈藉也本以躬藉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又案躬耕帝王盛典則謂藉為典籍可也推其至當瓚說為優　又曰鄭謂此即郊案特牲云郊之用辛此云元日則不必辛又云迎長日之至注引

易說謂春分日漸長則此未春分又云大報天此云上帝不可以包天易說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孟獻子云啟蟄而郊此未啟蟄又云郊祀后稷此不祀后稷而祀帝足明此但祈穀非郊天郊可兼祈穀祈穀不可兼郊　張氏虙曰應劭云千畝之田必有籍以紀之曰帝籍則與民之公田異矣周禮甸師帥其屬而耕耨王藉帝籍即王藉也

案冬至大郊與祈穀為二祭然祈穀亦於郊則謂祈

穀為郊無礙也至於迎長日之至當指冬至書所謂日短星昴本篇所謂日短至短極而始長故迎之未必指春分也書言昊天上帝多矣安見上帝不可指天乎謂啟蟄而郊則上文已明言蟄蟲始振矣謂獻子言郊祀后稷此言上帝不祀后稷則郊祀上帝配以后稷言上帝而后稷可知蓋冬至之北郊配以后稷取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之義祈穀配以后稷為農祈也所配同而所以配之義異若是者俱不足以

難鄭惟鄭謂此上帝乃大微之帝孔謂殷祭汁光紀周祭靈威仰則緯書之說所宜刪正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上時掌反

又唐月令無此節陳澔連下節今分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陽氣蒸達可耕之候也農書曰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孔疏農書九家百十四篇神農二十篇野老十七宰氏十七董安國十六尹都尉十四趙氏五氾勝之十八王氏六蔡癸一篇此所引先師謂氾勝之書也氾音汎成帝時為侍郎教田三輔先置橛以候土土長冒橛則陳根朽爛可拔而去之耕者急速

開發其地也

孔氏穎達曰此論少陽之月務其始生故既耕之後當勸農事也天地之氣謂之陰陽一年之中或升或降聖人作為六爻以象之陽氣之升從十一月為始至四月六陽皆升六陰皆伏五月一陰初升至十月六陰皆升六陽皆伏今正月三陽生乾體在坤體下天居地下故曰天氣下降其實於時陽從地中上升十月純陰用事寒氣逼地六陽從上退盡無復用事似若陽歸於天者故曰天氣上騰其實十

月陽氣反歸地下也　方氏慤曰天氣下降則天道下濟地氣上騰則地道上行和言相濟而無乖同言相合而無異惟在上者下降在下者上騰故天地之氣和同而草木所以萌動也　吳氏澄曰天在上而其氣降下地在下而其氣騰上是天地交而泰故草木發生於其時

案此言可耕之候夏小正農緯厥耒初歲祭耒

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脩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

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術遂同相去聲阪音反又蒲版反隰音習道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田謂田畯主農之官也舍東郊順時氣而居以命其事也封疆田首之分職孔疏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各有封境界域部分職掌術周禮作遂孔疏學記術有序正同夫閒有遂遂上有徑遂小溝也孔疏遂深二尺廣二尺徑容牛馬今尚書曰分命羲仲宅嵎夷孔疏証田畯舍東郊之事今尚書蠹錯所受伏生二十九篇相視

之也田事以下說所以命田舍東郊之意準直謂封疆徑遂也夏小正曰農率均田（孔疏夏小正大戴禮篇農率田畯也均田審端徑遂也）孔氏穎達曰耕作歲時之氣起於東方故命田畯舍東郊以命其事其諸侯都邑田畯亦各舍國邑之東郊也準謂輕重均平直謂繩墨得中封疆有界限徑遂有廣狹皆先平均正直之農乃不有疑惑　方氏慤曰度土而積謂之封界畫以守謂之疆封疆久則壞故曰脩高曰丘平而可陵曰陵陂而不

平曰阪水所行曰險廣平曰原下濕曰隰所宜若山林宜皁川澤宜膏所殖若黍宜高燥稌宜下濕教之使能其事道之使達其理然弗躬弗親庶民弗信故又必躬親之焉以人言之曰農以地言之曰田人事興然後地事成故先言布農事後言田事既飭　馬氏晞孟曰自我所行之謂躬與彼有事之謂親各適其平之謂準各得其正之謂直　張氏處曰既盡也

朱氏申曰言農事之所以飭者由準直之先定民

無所惑而一於耕也

存異胡氏迴曰鄭以田為田畯非也但謂凡趨田者爾

案田即古后土后稷之官重其事故統名之若謂凡趨田者則教道民者誰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淮南子無此節

正義高氏誘曰樂正樂官之長入學教國子講習羽籥之舞周禮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六樂之會正舞位

也　胡氏銓曰以春陽動舞動容也夏小正萬用入學朱子曰萬者舞之總名武用干戚文用羽籥或曰禹以萬人治水故稱萬何休云湯武以萬人得天下故干舞稱萬　徐氏師曾曰周禮大司樂教國子以習舞之事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又樂師教小舞有帗羽皇旄干人六舞大胥正舞位序舞者小胥廵舞列而撻其怠慢者旄人掌教舞散樂夷樂籥師掌教舞羽籥司干掌舞器舞師掌教兵帗羽皇四舞以供山川社稷四方旱暵之祭凡野舞皆教之

此獨舉樂正總其綱也

通論陳氏祥道曰先王之時典樂有常職教學有常時周官大胥以春貎之時合舞以秋言之時合聲文王世子以秋冬學羽籥春夏學干戈其事皆有以循天之理合人之情而月令季春大合樂孟夏習合禮樂仲夏脩樂器蓋秦制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習舞為仲春將釋菜案菜呂氏作采說見仲春

案樂正即周禮大司樂掌以樂舞教國子序樂者夏

小正言萬用入學是以教舞為主也故有以教樂習舞而釋菜者義主於樂也有以釋菜而用舞者義主於祭也如鄉飲酒亦射鄉射禮亦飲然義各有所主也文王世子云釋菜不舞則習舞非為釋菜可知

乃脩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牝頻忍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脩祭典重祭禮歲始省録也毋用牝為傷妊生之類也　高氏誘曰山林川澤百物所生又能興雲以殖嘉苗故祀之毋用牝尚蠲潔也案大

祀皆不用牝以牝有產育之事不蠲潔也此山林川澤亦不用則以鄭傷妊生為確　孔氏頴達曰春為四時之首故當脩祭典天地宗廟尊皆不用牝山林川澤卑故可用牝惟正月禁之以方妊也　方氏慤曰祭典古所有因歳始故特脩之言山林川澤者以天地宗廟非春亦禁用牝也　馬氏睎孟曰命祀山林川澤以百物所自生也　彭氏廉夫曰牛羊曰犧將用曰牲　徐氏師曽曰脩祭典凡一年所當祭者皆舉而列之

禁止伐木

正義鄭氏康成曰盛德所在也　高氏誘曰春木王尚長養也　孔氏頴達曰木在山中或禁障之處十月許人採取至此禁之故王制云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山林若國家所須雖非冬月亦得採取周禮山虞仲夏斬陰木仲冬斬陽木又云春秋之斬木不入禁若正月則皆禁之

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覆音福夭烏老切麛音迷卵力

管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傷萌幼之類　高氏誘曰蕃庶物也　孔氏穎達曰周禮哲蔟氏掌覆夭鳥之巢此月亦禁之胎謂在腹中未出者夭謂生而已出者飛鳥謂初飛之鳥麛卵四時皆禁但於此月尤甚若須薦獻亦得取之故王制云韭以卵庖人秋行犢麛方氏慤曰孩蟲蟲未成者　張氏虙曰凡此皆方春物生遂其性也

毋聚大衆毋置城郭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妨農之始也　張氏虙曰毋聚

大衆不集大師徒毋置城郭不興大力役

掩骼埋胔骼江百反胔才賜反陳澔連上二節今分

正義鄭氏康成曰骨枯曰骼肉腐曰胔　髙氏誘曰

掩埋者覆藏之順木德而尚仁恩者也　孔氏頴達

曰周禮蜡氏掌除骴司農云骴骨之尚有肉者及禽

獸之骨皆是此作胔故康成改訓掩埋互文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為死氣逆生也

案原先王澤及枯骨之心本以仁厚死者即喪死無憾之意鄭以為死氣逆生失其旨矣周禮蜡氏除骴猶左傳毋穢虐士耳除不蠲亦其次義也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

正義鄭氏康成曰有天殃為逆生氣也兵戎為客不利主人則可孔疏起兵伐人者謂之客敵來禦捍者謂之主　高氏誘曰春

當行仁非興兵征伐時也　孔氏穎達曰我不先起兵彼來伐我我不得不應

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陳澔連上節今分）

正義鄭氏康成曰變天道謂以陰政犯陽絕地理謂易剛柔之宜亂人紀謂仁之時而舉義事（孔疏易說卦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孔氏穎達曰天云道地云理人云紀互辭也　方氏慤曰道有常故曰毋變理可通故曰毋絕紀欲定故曰毋亂此古今所同

也孟春一歲之首故於此特言之　胡氏銓曰天道若上司天日月星辰之類地理若上土地所宜之類人紀若上布農事之類　彭氏廡夫曰天道即上文春氣時令之類當奉若而不違地理即上文農田土地之類當經理而無失人紀即上文禮樂賞賜之類當循行而無悖此三句總結上文

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疫猋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

水潦為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猋音標莠音有摯音至種上聲又雨水呂氏春秋作風雨大摯淮南子作大雹下有正月官司空其樹楊陳澔分三節令合

正義鄭氏康成曰行夏令則巳氣乘之行秋令則申氣乘之行冬令則亥氣乘之孔疏同為孟仲季情四氣相遞迭相乘也

月於消息為乾孔疏陽生為息陰死為消十一月至四月為息言萬物得陽氣蓄息五月至十月為消言萬物得陰氣消盡案陽消則陰息天地之大分陽主息陰主消而其往來又各有消息也

草木蚤落生日促也國時有恐以火訛相驚也孔疏巳來乘寅巳為火寅為天漢之津火欲來而畏水故終不至但訛言耳

七月始殺故疫

回風為猋正月宿直尾箕箕好風其氣逆也孔疏鄭注洪範中央土氣為風東方木氣為雨西方金氣為陰箕東方木木克土土為妃尚妃所好故好風畢西方金金克木木為妃尚妃所好故好雨申來逆寅寅為風風被逆故為猋寅徃破申申為雨雨被逆故為暴

猋蓬蒿並興生氣亂惡物茂也首種謂稷孔疏百穀之內稷先種

高氏誘曰春木也夏火也木德用事法當寬仁而行火令火性炎上故草木槁落不待秋天氣不和國人惶恐也木仁也金殺也而行其令氣不和故民疫病金生水與水相干故風雨數至而荒穢滋生春

陽也冬陰也而行其令陰乗陽故水潦為敗雪霜大摯傷害五穀春為歲始稼穡應之不成熟也故曰首種不入　孔氏穎達曰上論當月施令之事施之順時則氣序調釋若施令失所則災害繁興故自此以下論失政致災之事上既云毋變天道絶地理亂人紀天地與人共相感動故施令一失三才俱應雨水不時天也草木蚤落地也國時有恐人也三才中或先天或先民或先地大抵害重者先言之害輕者後言

之亦有惟二才用者隨應則書不為義例也不時雨少不得應時爾雅扶搖謂之猋蔡邕云首種宿麥也案五穀惟稷最尊又最先種則以為稷良是而北地解凍後亦種春麥則以為春初所種不専一物亦可也　朱子曰人行此令則召天之災　方氏慤曰十有二月之令行乎天地之間人君奉之以成位乎中也苟人當此月之中行彼三時之令則變天道絶地理亂人紀矣故三者之災以類應焉　吳氏澄曰亥屬水亥氣乘陰故水潦為敗冬陰勝春陽故雪霜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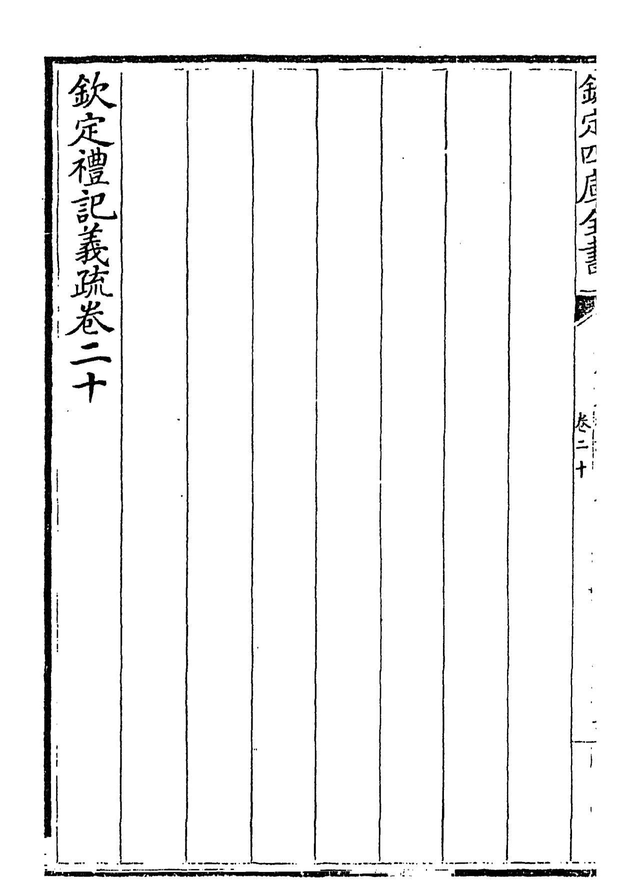
至春寒傷稷種故不收成　陳氏澔曰行夏令為巳火之氣所泄秋令為申金所傷冬令為亥水所淫也

存疑馬氏晞孟曰洪範咎徵謂君之五事象天之五行狂失之蕩若常雨僭失之亢若常暘咎作於上驗見於下故曰徵馬儒者讀此誤而曰人事失而天必以類應故指物辨類曰方春而行夏秋冬令則必以此為害三時亦然嗚呼其果可必乎以未可必而必之此人君所以聞而不信也後人藉此而為五行災

異之說亦欲警戒人君而卒不可必於是人君始厭說者之迂怪矣亦何補於警戒之實乎夫洪範以五事為敬用庶徵為念用則所以警戒之者已至矣所謂君子之言信而有徵者哉

案此有以天之時令錯行為說者有以君之政令失時為說者總之天人一理消息一機天道錯而人事應君道失而天氣亦應然而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者必君也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

百殃祥有百殃亦有百不必舉其一以實之曰此為某應為某徵也夫君亦畏天命敬人事而已矣


欽定禮記義疏卷二十